

青海目连戏

徐明 霍福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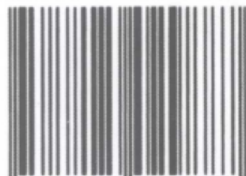
封面题字：王 云

目
录
戏

中国戏曲之母

青海民间文化之瑰宝

ISBN 978-7-225-02988-7



9 787225 029887 >

定价：18.00 元

ISBN 978-7-225-02988-7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一四一：青海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25-02988-7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一四一：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目连戏

中国民间艺术出版社 (2007) 7 118910

徐明 霍福 著

青海目连戏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25-02988-7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7月·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海目连戏/徐明,霍福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7.8

ISBN 978 - 7 - 225 - 02988 - 7

I. 青… II. 徐①…②霍… III. 目连戏 - 简介 - 青海省
IV. I207.3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8910 号

青海目连戏

徐 明 霍 福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 行: 邮政编码810001 总编室(0971)6143426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 刷: 青海地矿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25 - 02988 - 7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序

目连救母的故事最早见于敦煌变文中，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目连宝卷》是在唐朝说唱文《目连救母变文》的基础上由文人创作改编的大型戏剧本，是对变文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它肇始于元末，兴盛于明清，是我国民间文学的瑰宝，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目连救母的故事源于晋《佛说盂兰盆经》。讲的是目连的母亲刘氏犯了佛法，被打入阿鼻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目连是个孝子，为了救母，出家苦修，历经磨难，终于仰仗佛法救母出狱，得成功果。到了北宋时期，《目连救母》的杂剧在民间盛演不衰，标志着中国戏曲进入形成阶段。在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它积淀了民俗、宗教、伦理、法律、艺术等方面的丰厚内涵，被学界称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和“戏曲活化石”。

《目连宝卷》在明、清、民国时非常盛行，它对目连故事的发展起过较大的作用，一些地区的目连戏剧本形态深受其影响。目连戏的剧本不像其它戏剧那样比较单纯，因梓刻时间、地点不同，版本面貌也有差异，内容差距很大的有数十种剧本，没有明显的时间标志。而事实上，它们又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这需要作艰苦的辨析工作）。从这众多的文本中——离析出附粘于主体上的不同时代的信息，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判断出各个剧本之间承传变异、源流先后之关系，这是目连戏

研究中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现在民间目连戏的演出台本，多为南戏阶段的目连戏台本。而在诸种南戏台本中，莆仙目连戏又最为古老，因为它明显地保留了许多宋代的痕迹。如一些角色装扮同于宋杂剧，一些折子同于宋杂剧，它的曲调与曲调组合方式同于宋代南戏，它的结构也同于宋元南戏，它所反映的宗教倾向与宋时闽地的宗教状况相合。对于其它地区的剧本，朱恒夫的《目连戏研究》也根据它们的内容，一一确定了它们在目连戏坐标系中的各自位置。江西、湖南、浙江、四川、湖北等地的本子，都是南戏目连戏本子流播各地后的衍变。将它们与“目连前传”的内容作一比较，即可看出这些本子分属四种路子：第一种以江西弋阳腔、青阳腔和安徽阳腔为代表，第二种以湖南辰河戏《目连传》为代表，第三种以川剧目连戏本为代表，第四种以浙江高腔本为代表。至明代，又有了郑之珍本和郑本影响下的众多台本。通过这些细致的辨析，可以大体上勾勒出目连戏演变发展的轮廓，还原其历史的真实面貌。

时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目连戏受到了学界的关注。钱南扬、赵景深与日本学者仓不武四郎等，对其源流进行了探索。鲁迅、周作人、楼适夷、朱今等人又对其演出状况作过描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目连戏因其鲜明的民俗学特征，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中、美、日、韩、法、荷等国的学者分别在中国和美国多次召开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时有所见。其中，中国学者朱恒夫的《目连戏研究》就是比较全面研究目连戏的一本专著。

岁月流逝，时至今日，《目连宝卷》传存不多，留存于世的也多为手抄本，被国内一些图书馆收藏。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对目连戏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对中国戏剧百花苑中的奇葩——青海目连戏的研究，更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仅

仅止于皮毛。

收藏于青海省民和县麻地沟乡的《目连宝卷》是我国目前惟一一部首尾保存齐全的目连戏剧本，被专家誉为“中国古老戏曲活化石”。目连戏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佛教本土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目连是戏剧人物形象，并非真有其人。这个故事主要宣讲孝道。青海目连戏流传于民和县，据传是明初由移民从南京带过来的，至今有 600 多年的历史。目连戏演出背景在阴间，谓之“阴戏”；演出背景在阳间，谓之“阳戏”。明清和民国时期以“刀山会”形式在民和县广为演出，曾是西北地区盛况空前的最大的民间演出活动，在陕甘宁青川等地具有广泛影响力。其中独具特色的“上刀山”与四川目连戏的“下油锅”齐名，声誉久享大西北。但自 1945 年以来，由于诸多原因，目连戏演出终止至今。目前在民和地区流传有《目连宝卷》（剧本）和《目连僧救母》（说唱本）两种版本资料。《目连宝卷》文字卷本和相关文物目前均由当地农民保管。由于保存条件差等原因，有关文物大量丢失，原来的《目连宝卷》后来散佚两卷。

青海省民和县麻地沟“乡刀山”会剧本，在现存所有目连戏剧本中，可算是独树一帜。其所述之目连救母与内地流传的目连故事有很大不同，包括情节、人物关系、表现形式等等。它能演出 15 天，从舞台上表演的阳戏、阴戏到实地设就的实实在在的刀山地狱，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种大突破。它虽涉及了前目连戏的内容，但故事却与众不同。该剧本内容拙朴，独具特色，较少受内地流传的目连戏影响，与通行的目连戏差异很大，均体现了它的独特之处。

随着民和地区老艺人们的相继去世，如今懂得青海目连戏仪程式和音乐唱腔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青海目连戏音乐，

据专家介绍为古印度梵音，与藏族古代音乐比较接近，这在全国其它地方戏种中是没有的，属青海目连戏所独有的特色。我们在前期实地调查中了解到，目前能够用梵语演唱青海目连戏音乐的只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艺人，且身体状况不好。这一音乐形式面临即将绝迹的危险。

严峻的现实警示人们：对青海目连戏如不及时抢救，这一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用不了多久将永远在地球上消失，将在青海、乃至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无法补救的永远的缺憾，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遗产中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一切热爱中国文化的同胞们所万万不愿看到的。据了解，国内至今尚无人对抢救青海目连戏申报过国家级课题或进行过全面、系统、深入的相关学术研究。

2001年1月，文化部专家组对青海省民和县的“目连戏”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青海民和现有的《目连宝卷》戏剧剧本在我国戏剧史上属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我国黄河以北也是第一次发现目连戏，在黄河以北是青海独有。”这两个“第一”说明了青海目连戏在我国戏剧史上的特殊价值和重要地位。这是青海文化艺术界的骄傲和难得的契机。抢救、保护青海目连戏，深入研究青海目连戏，对于提升青海文化在全国文化界的地位和知名度将会产生积极而久远的影响。2005年3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上，众多著名专家明确肯定了保护青海目连戏的重要性及其传承价值，他们强烈呼吁，希望这一稀有剧种能够起死回生、重放异彩。专家们还建议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会同青海省民和县作进一步的详尽调查，整理出剧本、乐谱等，及早起草保护青海目连戏的可行性报告。2005年4月27日《青海日报》第一版以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国家将发掘保护民间戏剧〈目连宝卷〉》。青海目连戏日益得到国家

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青海省相关部门也曾多次作过考察，研究抢救及保护青海目连戏的措施。然而由于不少原因，抢救、保护工作困难重重，进展缓慢，至今收效甚微。随着时间的推移，青海目连戏散佚和消亡的危险性日益加大。抢救、保护青海目连戏已成为青海省文化史上一项非常必要和十分迫切的文化工程。它将填补青海戏剧史研究中的空白，增添中国戏剧史的独特内容，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恒久的历史意义。功在千秋，利在后世。

有道是：“自古沧海多遗珠”。现如今，我们应当尽量避免这种悲剧再现。和不少有心人一样，从小就生长在青海这片热土上的鄙人和青海省艺术研究所的霍福先生，对青海目连戏的现状前景甚感忧虑！我们极想为青海的文化事业奉献一份微薄之力，做点有益的工作。尽管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也甘愿不揣冒昧唐突，在参考和借鉴同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这本小书。意在能进一步引起有关部门对抢救、保护青海目连戏的高度重视，加大力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也想抛砖引玉，能唤起更多的人来关注和研究中华民族当今濒临危机的稀有戏种——青海目连戏，来觅捡和联结这串在中国戏剧天地里散失多年的“珍珠”。并由此解惑于方家，敬请拨冗教正。

徐明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七日

于高原古城西宁

目 录

远去的记忆：麻地沟乡“刀山会”口述史调查 / 1

青海目连手抄本述略 / 17

目连戏对青海汉族移民传说形成的影响 / 32

觅捡散落的“珍珠”

——青海目连戏抢救、保护管见 / 58

附录一：《目连救母幽冥宝传》 / 63

附录二：《目连宝卷》 / 129

后记 / 257

远去的记忆：

麻地沟乡“刀山会”口述史调查

麻地沟乡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城西南约 20 公里处。全村有 220 户人家，987 人，全部为汉族。主要姓氏为刘、王、李、蒲、袁、范、宁、石等。麻地沟三面环山，东临袁家山（又名荒草山），南对积石山（又名拉鸡山、南大山），西靠大龙山。在大龙山之巅，有一座汉传佛教的寺庙，名能仁寺。麻地沟一带搞社火和刀山会活动均是以大龙山能仁寺为中心进行的。这里原有演出目连戏的习俗，从正月十五始，连演半月。它虽也演绎着目连救母的故事，但是以演员赤脚上真“刀山”为特色，所以，当地乡民又将这一活动称为“刀山会”。麻地沟“刀山会”曾是陕甘宁青川等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间演出活动，闻名遐迩。

为深入了解“刀山会”及民和目连戏，戏们赴民和县县城与麻地沟进行了多方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演出前的准备活动

据介绍，早先麻地沟一带年年正月十五搞娱乐活动，三年为一周期，其中两年办社火，一年办“刀山会”。清同治以后，因兵荒马乱，时局不稳，所以举办社火和“刀山会”的活动时间便没有规律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和民国五年（1916 年），这里曾举办过“刀山会”。最后一次“刀山会”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举办的，从正月十五起，至二月初

一上完刀山后结束。此后的近 60 年里，就再也没有举办过这种活动。1945 年以前的“刀山会”演出情况，由于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参加的人员也都已离世，因此演出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从村民的回忆之中，只知道 1908 年的“刀山会”上刀山的两个演员，即扮演刘氏夫人和黄风鬼的分别是石元年和王进禄；1916 年，饰演刘氏夫人的换成了石韦陀保，而黄风鬼仍由王进禄扮演。对于 1945 年最后一次“刀山会”的演出情况，一些健在的演员和观众对此仍是记忆犹新。以下所记，是据村民介绍的最后一次举办“刀山会”的各方面情况。

(一) 各庄分工

社火或“刀山会”，均由乡社负责筹办。社是共同祭祖、共同维系的民间组织，也是办社火的组织机构，社有社头。麻地沟一带共有 5 个这样的乡社，即红官庄（包括红庄和官庄两个自然村）、张家庄、李家庄、蒲家庄、南方庄。而“刀山会”的“领导”叫会首，是由寺管会的 8 位长者共同负责的，其下辖各庄均有会友参加。搞“刀山会”这样的活动，提前需要进行周密的组织，几个庄社也有明确分工。

红庄和官庄负责演戏。因红庄、官庄的会友间有练武术的传统，以范把式（即范文翰的堂房爷爷）和茂临的武术为最好。故当地有这样的口头样：“范把式的穗子七二的棍，茂临的大刀耍得俊。”会中许多青年人都是这两人的徒弟。基于这个原因，参演人员身上大都有真功夫，所以表演起来得心应手，身段漂亮，武打干净利落，很受观众欢迎。

张家庄负责磨刀。据说，刀要磨上七七四十九天。王存瑚老人至今还收藏着一把当时上刀山用过的刀。当老人将刀从古色古香的黑色木制刀鞘中抽出来时，见此刀表面虽有锈斑，但仍可者出其钢口甚好。此刀约 15 尺长，4 寸宽，微呈弯状，

故被称为柳叶刀。绑在刀山上共需 116 把这样的柳叶刀。另外，刀山之下还需摆放 4 口铡刀。在绑刀之前，张家庄的会友必须把这 116 把柳叶刀和 4 把铡刀共 120 把刀磨得锋利。上过刀山的演员在演出后曾对人说，脚踩着利刀，感觉绵绵的；脚踩稍钝的刀，感觉反而是扎扎的。

蒲家庄负责绑刀。绑刀山需要大批优质的木料，麻地沟一时找不出这样的材料，后从柴沟乡等地选了几棵又高又直的白杨树锯倒了，从雪窝子里拉了回来。演戏的戏楼坐落在大龙山下能仁寺以东的河滩里（在大炼钢铁时被拆毁），坐北向南（由子山与河滩的走势，戏楼稍向西南偏）。戏楼南面有 5 亩左右的开阔地，刀山架便设在这片地中，距戏楼大约有 60 多米。绑刀之前，先在选定的地点挖 4 个两米左右的深坑，将 4 根粗圆木放人坑中埋实，成为两排刀梯。所谓刀山，就是这两排绑上刀的绳梯。刀样高 5 丈 8 尺，每排梯子绑刀 58 把，每梯间隔 1 尺。刀是直上直下地绑，刀刃朝上。每层刀梯的两端，均留有手抓的绳环。两梯对楼的顶端，平置木板一块，称之为“天桥”。每排刀梯之下，各摆放两把铡刀，称作“铁门檻”。每把刀的刀面以及铡刀上，都贴有阴阳先生以朱笔在黄表纸上所画的三道符。绑好刀后直上刀山之前，这两排刀梯均用铁链子围捆好，接头处用一把将军不下马的大锁锁牢。

李家庄和南方庄负责化缘，筹措资金。今年 73 岁、曾当过教师的李有良先生介绍说，最后那次“刀山会”，是他爷爷负责化缘的。在决定办“刀山会”后，由于耗资较大，提前两、三年就要着手准备。除本会向各庄会员摊派外，还要去外地化缘募捐。募捐之前，会中的大老者派人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负责人那里，向他说明外出募捐的目的，即麻地沟的乡民有人要祈福还愿，故要举办“刀山会”，需外出化缘筹措资金。在

得到批准后，拿着批条，即可外出募捐化缘。化来的除了钱以外，还有小麦、杂粮等。头一年募的钱粮不够，第二年接着募。除民和周边地区外，所去的地方有西宁的湟中县，甘肃的兰州、临夏，甚至远至西北五省。驻守在这里的军队也给了一些。所化的钱粮均有明细账目，最后将钱粮账簿交到官庄。这些钱粮，用于参演人员、工作人员的吃喝及劳务报酬。资料记载，当时会中共收粮食 15 石（22500 斤），现金（纸币）1 万多元。活动结束后，结余粮食 7 石 3 斗（10950 斤），现金 1000 多元。这些结余的钱粮，后都归能仁寺使用了。

（二）演员的准备

如前所说，麻地沟一带搞社火和“刀山会”活动均是以大龙山能仁寺为中心进行的。相传，该寺原属南京碧峰寺，洪武年间竹子巷的居民迁移时，将碧峰寺的神像一并西迁至此，并建寺供奉。百姓中有藏寺谱者（未见），据说谱中僧人排行与碧峰寺同是一脉。该寺每逢举办““刀山会””，戏台上贴出“事出南京闺阁当鉴稷崇妇，迁人西省丈夫要学员外郎”的对联可为佐证。清咸丰（一说同治）年间寺庙失火，大雄宝殿葬身火海，民国五年又重新建造。工程竣工时，曾铸大钟一口，上刻铭文，简记寺庙历失及修造原委。1958 年大炼钢钱，寺庙被拆毁。除一口铜钟外，其余古物均荡然无存。1985 年，当地群众靠集资募捐，又重新建造了能仁寺，现在的格局均仿先能。其中的“幽明教主地藏王菩萨殿”，主位供奉着地藏王菩萨，两旁站立着目连和傅相，其脚下是变为黑犬的刘氏夫人。韦陀天神也立于菩萨旁边。此殿墙壁两侧的壁画为十殿阎君图，也称十王图。目连教母盖出于此。平时，能仁寺负责处理一切佛事活动和当地民余的婚丧嫁娶等礼仪活动。每年庙会的筹办，是由会中的两位总管和大、小老者负责。若办刀山

会，寺里须负责安排上刀山的两位演员以及“保刀”的阴阳先生及其弟子的生活起居。

“刀山会”的参演人员虽为普通村民，但历次扮演刘氏夫人和黄风鬼的演员，即表演上刀山绝技者，或是因为家中亲人重病缠身，危在旦夕，或是因为子嗣不延等原因，向地藏王菩萨许愿后，才上的刀山。如1945年那次“刀山会”，许存良就是因为没有儿子才去扮演刘氏夫人上刀山的。上刀山的演员，从前一年的冬至那天起便不能回家，被接到能仁寺中居住。每天他们均香汤沐浴，忌吃五荤（包括葱、蒜、韭菜），只吃五谷粮食及核桃、红枣等。除参加排戏、演出外，其余时间他们就在寺中焚香、念经、打坐。

（三）阴阳先生与《铁山镇》

除两位主演之外，还有一位“保刀”的阴阳先生是不能忽略的。当时，与麻地沟相邻的柴沟乡后山村朱家岭，住者一位远近闻名的阴阳先生，名李春辉，道号李合武。其兄弟也干这一行，但去世很早。他排行第二，人称李二师。乡民盖房破土之前，都要找这位阴阳先生去选定房基地并测算方位。据其孙李永胜回忆，李二师在最后那次“刀山会”活动的前一年冬至，便在他两个孙子的陪同之下，与手下的五六个徒弟住进了麻地沟的能仁寺。他们每天在寺中的雷祖殿、过亭殿、歇马殿等处打坐练功。早晚做道家的功课，包括念《天罡密法》、《三宫经》、《真武经》等。在绑刀之前，李二师先是对那一带地形进行勘测，选定了埋杆的方位。在大家准备挖坑之前他预言说，挖到几尺深时如挖到两块大石头，那么这个方位就选得准确。后来果然言中。挖好坑埋上木杆后，在李二师选定的黄道吉日那天进行绑刀。绑刀之前，李二师及其徒弟要作法事。刀山架所用的116把柳叶刀和4把铡刀，每把均贴有李二师以

黄表纸所画的三道朱笔道符。除此而外，两个演员在表演上刀山之前要将脚洗净擦干，而后李二师以朱砂将道符写在他们的脚心上。另外，戏中有上刀山之前，阴阳先生手持令牌（相当于惊堂木）往桌上猛地一拍，捆绑刀山架的铁索顿时自动打开一段情节。据说，这块木制的令牌是空心的，中间装满了各种草药和道符。在扫台之前，刀山已然绑好。演出过程中，李二师每天要围着刀山架转一到三次，仔细查看。

二、最后的演出

麻地沟“刀山会”是以能仁寺为中心的大型庙会，也是演出目连僧救母连台本戏的献戏盛会。其会期很长，从正月十五踩台唱戏始，连演8天阳戏、7天阴戏（目连戏演出背景在阳间，谓之“阳戏”；背景在阴间，谓之“阴戏”），最后在二月初一“上刀山”的高潮中结束。

1945年正月，民和的天气相当寒冷。许多从四而八方赶朱观看演出的人穿着翻毛皮袄，有的观众为看演出，把脚都冻了。虽是如此，大家看戏的热情和兴趣却没有丝毫减退。第一天的演出从正月十五的巳时二刻起。正式扫台之前，戏台上便响起了锣鼓声。鼓手们打一段间歇片刻，擦着再打，用以招徕观众。据说，这段锣鼓点叫“雁落沙滩”，等观众到得差不多了，便开台演戏。

首先是黑虎扫台。扮演黑虎的演员是官庄的，名叫石生林，当时还不到30岁。他勾着黑花脸，戴黑扎，穿黑靠，足登厚底皂靴，手拿竹节鞭。上得台来，他跳到一张八仙桌上，数板云：“家住四川峨眉山，九龙铁锁把虎拴。先有我，后有天，我比天大五百年。”而后说：“哦——，我黑虎下山扫台一回。”说罢，从桌上跳下朱，对观众说：“一干二净了！”然后便开始打四门。打四门时，黑虎打一个门做一个动作。从观众席

上看，他是从台口进入舞台，持鞭从右边上场。先右再左，先前再后，每次回到中间都有一亮相，口中喊道“哈哈！”打完四门，大家一声吼，顿时锣鼓喧天，黑虎踩着锣鼓点往后台走去。下场后，台上响起了鞭炮。炮声过后，一穿便装者（相当于检场人）走上台来喷洒净水。这就算扫台结束。

扫台一场戏在现存的剧本上并没有，之后才开始演出。“开魔演子”（俗称演词人，此四字疑为“开幕演词”）身穿黑色道袍，头戴方巾，走上台来。他从《东游记》、《南游记》、《西游记》、《北游记》、《中游记》引出了《目连宝卷记》，说起全剧的大意。其中谈到演戏的目的是祈求神灵保佑这方百姓平安如意。之后，四大天王分别持宝剑、黄龙伞、琵琶、狐貂上场，先耍再念。佛爷（即释迦牟尼）上场登座（坐在高桌上），他脸上画着慧眼。扮演钱达婆的演员是红庄的甘文辉。这场戏的最后是打龙王。手持降魔宝杵的韦陀在锣鼓声中上场后，在“嘿”的一声后一个漂亮的亮相，便开始耍杵，然后打龙王。他三进三出追着龙王打，边追边耍杵，每次的动作均不一样。台下的观众被这精彩的场面吸引住了，连连叫好、鼓掌。于是，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将一张纸卷成喇叭状，鼓在嘴边冲台下高喊：“大家安静！不要乱嚷嚷！”好一阵观众才安静下来，使下面的戏得以演下去。演出至未时二刻止。

鼓戏后，大家意犹未尽，纷纷谈论韦陀耍的杵如何好看。许多驻地官兵因故没看上头场演出，听到人们的议论，使要求次日重演。于是第二天正月十六，免去扫台仪式，从四大天王上场开始，将“白云犯戒”这本戏又重新演了一遍。扮演韦陀的演员名叫王进林，他平日里最爱看戏，也好练武术。他表演韦陀耍杵一段是显出了真功夫，所以才那么精彩。

以后几天的戏码是这样安排的：十七日，员外上寿；十八